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 第十二回 百歲老人買假藥 一朝強種有靈丹

卻說胡鏡蓀乃上海三大滑頭之一，槍花甚大，開了一個九散藥舖，掛了許多顯官的匾額，慣會創造假藥。今年四月內，因有事到吳松江邊，看見網魚船，網起許多小白魚，即俗名人魚，鏡蓀取了兩三條，到鼻內一嗅，覺得有些腥味，而肉色潔白可愛，曬乾起來，可以混充官燕，當時想道：將這物充當官燕，研了粉，和入糖霜，做了圓子，必定適口。現在上海的人，那一個辨得出真假？我倒可以借這樣東西，發一注大財呢，即向魚船說道：「你們網的小白魚，通統賣與我，要多少錢一斤？」漁船家答道：「四十錢一斤。」當即買了數十斤回來，在太陽下曬乾，研成細末，和入糖霜，配制妥當，裝好玻璃匣子，美其名曰燕窩糖精，價銀大匣兩元，小匣一元，初起無人知道，想要請章蓮修、貝祖蔭、弓起龍等一班名醫，揄揚出名，故到蓮修處來拜謁兩次。適值蓮修恰到揚州去不遇，今打聽得已回上海，於是拿了十大瓶燕窩糖精，再到蓮修處拜望。蓮修接見之下，鏡蓀一味奉承足恭，生平如何景仰，如何欽慕的話頭，蓮修曉得他滿腹機械，今屢來拜望，必有要求，即問道：「胡先生屢次光降，有何見教？」鏡蓀即滿面笑容，捧上十瓶燕窩糖精，說道：「這匣內裝的是燕窩糖精，乃取上等好官燕，收取精華，又配入廉珠粉，大山吉林人參和入提淨的上好糖精，合成這樣珍品，可以潤肺養陰，補氣助胃，潤澤皮膚，灌溉臟腑，其功難以盡述，惟是珍貴之品，未易見重於時，王道之藥，難以據名於世，茲奉送十瓶，聊表微忱，要求老先生表揚數句，登在報章，使這等良品可以遍行天下，」方遂我一片濟世救人的志願呢。」蓮修早知鏡蓀的歷史，必定是做的假藥欺人，故一定推辭不受。只說我等做醫生的，從沒有替藥舖內表揚丸藥的道理，斷斷不敢違命。鏡蓀見風勢不對，只得收了糖精，快快而回。又跑到貝祖蔭等的公館，設法要求，亦都不肯答應，想來想去，只得暗地裡請了許多讀書人，日逐做糖精的贊詞，登在報紙，或托名那一省有病的人吃了糖精，宿病皆除，或說某某虛弱的人，吃了糖精，精神強健的話，又將贊詞編成一本，每買藥一元，送他一本。人都信以為真，不到數月，燕窩糖精的名，幾遍數省了。數年來，被他賺去洋錢，不下數萬元，後來因假藥敗露，兼因招搖生事，被人告發，革去功名，將藥店封閉，地方官把鏡蓀驅逐回籍，不准逗留。那曉得鏡蓀神通廣大，用手法，調槍花，竟不回原籍，潛伏租界數月，即將店名改換，戳了洋商的牌子，依舊廣賣丸散，招攬生意。特別創一件救貧戒煙丸，不知用什麼的草料，和入土皮嗎啡等物，廣請通人，做了許多淺近俚俗的歌詞，登在報紙，使人人皆易明白，又請人做了保證書，各處招搖，使各州各縣的生意人，皆替他行銷，報上登的告白，每說要富國先強種，要強種先戒煙，本社以救濟同胞為心，故創這良藥，廣為贈送，只收資本費一半，要使人人易買易戒的道理。說得正大光明，遠近的人，被他賺得相信，真正認他是為盡義務，非為賺錢起見的，遂亦風行各剩三四年來，又賺到洋錢數萬，鏡蓀曾對人說：「天下至貴的物，也可賺錢，燕窩糖精是也，天下至賤的物，也可賺錢，救貧戒煙丸是也。」凡鏡蓀創辦一事，必達其目的而後止，亦可謂滑頭界一世之雄豪矣。這燕窩糖精，自從敗露以來，遂無人問津，邇來鏡蓀又登一告白在各報紙道：「百歲老人又白：百歲老人者，實八十餘歲的人，住在租界成大人的房屋內，頗有才情。」鏡蓀結為知交，借其百歲的聲名，說這百歲老人從前身體本弱，因日服燕窩糖精，所以精神健旺，能登上壽，想要動動世人，再去上他的當。豈料一二月來，仍無生意。鏡蓀見機甚捷，遂決意丟掉這事。又想出一件絕大的生意來，乃與老友開華佛藥房的老閩王湘臬商議道：「現在支那的人，似文明非文明，似野蠻非野蠻，智識似開非開，內無實際，外競新說，這等人最容易受欺，目下人人口頭，不是說的人身以腦氣筋為重麼？我即乘著這句話，迎機而入，趁這混混過渡的時代，說腦為光天，創立一種補天汁假托西法真傳，說西人服之，如何聰明，如何強壯，現在我中國人種孱弱，非大補天元不可。只要說得好聽，自然生意興隆，時哉不可失呢。」湘臬道：「西法中並沒有補天的藥，我等立這名目，恐怕為識者所笑。」鏡蓀道：「呸，要欺人欺世，遑論有無，遑論人笑，況目下支那的人，有那個曉得西人沒有補天的藥呢？」湘臬道：「辦這件事，要多少資本？」鏡蓀道：「請人做保證書，連篇累版，廣登報章，不惜費用，這便是第一資本。」湘臬道：「藥料呢？」鏡蓀笑道：「金針菜膏、山藥漿和入蜜糖湯，濃柔甘甜，頗覺好吃，再加些嗎啡便有速效，連裝成瓶子算在內，大約不到百元呢。」議定之後，二人即廣買料作，制成補天汁，配入玻璃洋瓶，究竟湘臬槍花本大，又托名西醫蒲服先生真傳，報紙上先引出使西洋大臣曾頡剛的歷史，又將補天汁廣送官宦，如江南提督楊子辰等，博其贊美的信禮，登報揚名。他們登報的法則，真有異想天開的本領，如明明無人冒牌，他們偏要說那一省某某店冒牌，稟請官府出示禁止，自己紛紛擾擾，鬧之不休，無非要將名聲鬧大了，可以逞其欲壑。一日見新聞報，載某小學堂學生，係陳姓獨子，年方九歲，從前放晚學歸來，無不嬉笑跳躍，今日回來，即僵臥在一張長凳上，問要吃夜飯嗎？學生不答，問要穿衣裳嗎？亦不回答，呆呆看著爹娘的面孔，如癡癲一般。那爹娘見兒子這等光景，急得要死，只得跑到同學學兄處。訪問情由，同學生說，你家杏生今日被先生打了幾下頭顱，即呆在書桌上，我們放晚學時，大家扶他回來的。你不曾看見，方才有四五個小弟兄送到你家屋角而去嗎？他爹娘得了緣故，愛子情急，即來到學堂內要與先生拼命，先生說不要忙，不要忙，這等事現下不妨。不過我一時粗心，將那腦氣筋稍打呆了，某藥房新出補天汁，只要一兩瓶服下，即保你兒子復元，可急速到某藥房去買，何必在這裡胡吵呢？那爹娘即奔到某藥房，出洋兩元，買了兩瓶，回去與兒子眼下，一二日後，靈明復舊，陳性夫婦感恩不盡，故登報申謝。又一日，見報紙上載一個大題目道：「普天下強種有藥了」，下面說：我中國數千年來，本屬神明貴胄，種族本自強大的，無奈時當叔季，人變衰弱，試看數年前，人人志氣衰頹。心思愚鈍，幸多服補天汁以來，漸能轉弱為強，化愚為智。但看今日的學堂大開，商會大興，工藝日辟，實業日多，人人辦事，都有了毅力，增了智識，皆服補天汁的功勞也。從此愈推愈廣，黃種愈強，可以駕歐美而上之。不亦快哉。報紙上諸如此類不一而足，使人閱之，安得不入其彀中？

即索號機警靈敏的人，亦被其賺過的。大約賺到的錢，又有數萬了。

一日王湘臬私下謂鏡蓀道：「我們創的補天汁，心機也用盡了，生意也做大了，銀錢也賺到了，然物之真者，方能持久，我們的假藥，終究必有衰落的日子，須另想一法，更造一種，以繼其後，現在各省官府，欲設官賣煙局，凡做官的不戒煙不許到任，凡做學堂教習的不戒煙不能為教員。而且英國議院，屢次起議，說英國將鴉片輸入中國大失文明之體，現在已與中國商定辦法，答應每月少運五千箱到中華，十年減盡，以後印度鴉片不進中華，中國亦直各省禁種。據此看來鴉片將有斷絕之期，所以現在戒煙民潮甚覺膨脹，我要訪老兄從前的救貧丸辦法，創一種特別戒煙丸，老兄有何妙見？」鏡蓀道：「凡創一物出售，見信於人為最難，人果信了，自無不發達的。你總算也明白些醫道，時常有人來請你看診，今要造這戒煙丸，須於一月前先登報紙，不要說明，只說以身看病，只能救目前之人，製藥濟世，可以救天下之人。今因要虔心製藥，救濟天下同胞，所以於門診出診一概停止，專意一志，潛心研究，庶可以發明新理新法，凡各項丸散膏丹，皆親自監制，因此沒有工夫再去診病，此即將來發行之先聲。」湘臬即照法而行，先登報章，一概停止診病，日日在藥房內，閉門不出，精心配制丸藥，研究到兩月後，方發明一種特別戒煙丸出來。這丸現方初行，大約比市上尋常所賣的，要好幾分，以湘臬本錢已足，總勝於無資本的店舖，容俟調查再說。正是：醫藥界中藏鬼域，利名場內判人禽。且看下回分解。